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九十期
2018年11月　　頁1～37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1811_(90).01

余仁仲刊本《春秋穀梁傳集解》相關問題考辨*

簡　逸　光**

摘　要

宋刻余仁仲《春秋穀梁傳集解》，今僅殘存一部六卷本，曾為鐵琴銅劍樓收藏，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另有一部覆刻本，為黎庶昌覆刻狩谷望之影摹阿波侯藏，同是宋代余仁仲萬卷堂《春秋穀梁傳集解》，後收入《古逸叢書》。經比對，二書有異，鐵琴銅劍樓所藏為前印本，於日本國影摹為重校本。《四部叢刊》刊印《春秋穀梁傳集解》時，以鐵琴銅劍樓藏宋版《春秋穀梁傳集解》為底本，取《古逸叢書》前六卷補闕。不過，印時經描潤訂正，不盡同於原書。

宋刻《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以余仁仲前印本作為底本併單疏本合刊，後依重校本修訂，此後世所謂十行本，其影響閩本、監本、毛本、乃至清代阮元刊刻十三經注疏，都是十行本系統，足見余本對後世深遠影響。

關鍵詞：余仁仲　春秋穀梁傳　四部叢刊　古逸叢書

2017.12.06 收稿，2018.05.21 通過刊登。
*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春秋穀梁傳注疏》版本校勘與義例研究」（17BZW128）的階段性成果。
承蒙兩位審查先生惠賜寶貴建議，使本文更臻完善，謹此誌謝。
** 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副教授。Email: chienik@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文獻流傳有賴抄寫或板刻印刷，輾轉之間，既有修正，亦有原本正確而誤改為錯的例子，能將諸版本比對，即能釐清傳本流傳變化。本文以余仁仲刊刻的《春秋穀梁傳集解》為研究對象，討論此書自刊行始，至今日的流傳變化與影響。余本於今日所能見者有二，前人楊守敬（1839-1915）提出當時由鐵琴銅劍樓收藏一部殘存六卷的《春秋穀梁傳集解》為前印本，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另一部覆刻本，為黎庶昌（1837-1897）覆刻日本狩谷望之（1775-1835）影摹柴邦彥舊藏，同是宋代余仁仲萬卷堂《春秋穀梁傳集解》，後收入《古逸叢書》。經比對，二書有異，且卷末署「癸丑仲秋重校訖」，故楊守敬判定鐵琴銅劍樓所藏為初印本，於日本國影摹為重校後的余氏定本。[1]楊守敬發現二者有異，未進一步討論是否於同一塊板修訂，或是重新開雕新板。筆者認為透過板心與內文的比對，可以判別是否重新開雕新板。再者，後來修訂的重校本雖然改正多處前印本訛誤，不過卻也新增了幾處舊本所無的訛誤，此處應該進一步研究，確認新增的錯誤原因。

查余仁仲於《公羊傳》何休序底下有識語，云「《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2]其未提到參校唐代開成石經，今人可以唐石經參校之，或能補監本、江浙諸處官本之不足。

還有，《古逸叢書》、《四部叢刊》是目前翻印余本《春秋穀梁傳集解》主要通行的書籍，但細查發現，不論是《古逸叢書》或是《四部叢刊》，不同時期重印的版本皆存在文字差異，這是未比對全文無法知悉的。再如宋代經注疏合刊《春秋穀梁傳注疏》時，以余仁仲刊刻《春秋穀梁傳集解》為經注的底本來源，但余本有前印本與重校本，則合刊本參考的是前印本或是後印本，都有待進一步討論，是以論文以余本《春秋穀梁傳集解》為主軸，試圖將相關問題釐清，以提供學界在利用版本時，能特別注意重校、重印後所產生於版本上

1 清・楊守敬，〈春秋穀梁傳記〉，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第 1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據遵義黎氏校刊本影印），頁 533。案論文內引用多種《古逸叢書》版本，凡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者，為行文簡潔，後僅括弧標明「華東師大本」。楊守敬〈春秋穀梁傳記〉此文，另收入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 9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清光緒二十三年宜都楊守敬鄰蘇園刻本影印），頁 81。

2 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第 1 冊（華東師大本），頁 5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新問題。

二、今存二種余仁仲刊刻《春秋穀梁傳集解》版本異同

今存南宋余仁仲刻《春秋穀梁傳集解》僅存後六卷，目前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3]另有黎庶昌覆刻日人狩谷望之使阿波國學一書生影摹柴邦彥舊藏余仁仲刊之《春秋穀梁傳集解》，編入《古逸叢書》。[4]

後來《四部叢刊》收錄《春秋穀梁傳集解》，將鐵琴銅劍樓所藏殘本與《古逸叢書》前六卷合併一書刊行。二本同出余氏萬卷堂，板式、行款、字體如出一轍，然內容實有分別。楊守敬云：

> 此本首尾完具，無一字損失，以何氏校本照之，有應有不應，當由何氏所見為前印本，此又仁仲覆校重訂者……此為余氏定本，何氏所見猶未善也。[5]

楊氏將傳於日本國的余本，對照何煌（1668-1745）校記，發現和中國的版本不同，認為流傳於日本國的版本是余氏定本。楊守敬並發現何氏校記所舉脫誤之處，定本皆挖補擠入。[6]按楊氏云，二本有脫誤、補入之別，然重校本是否在同一塊書板上挖補擠入，或另雕新板？楊氏並未言及，此處值得進一步討論。

今將四部叢刊本[7]和古逸叢書本[8]比對，見同者，如：

---

3 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殘本，宋刻本，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號：贈善 003087-003088。

4 清・楊守敬，〈春秋穀梁傳記〉，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第 1 冊（華東師大本），頁 531-535。

5 同上註，頁 533。

6 同上註。

7 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經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據上海涵芬樓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建安余氏刊本後六卷與《古逸叢書》本前六卷影印）。

8 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影鈔宋紹熙重校本影印）。案後文著錄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古逸叢書》本，為避免與「華東師大本」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一）異體字

二本同用異體字。[9]此些異體字數量近百，或筆劃增減，或有變體，若非相承，斷難相同。今試舉十字為例。

出處	正字	異體字	出處	正字	異體字
宣公八年，卷 7，頁 5 右，第 5 行注文	爽		宣公十八年，卷 7，頁 10 右，第 1 行傳文	挩	
宣公十八年，卷 7，頁 10 右，第 8 行傳文	捐		宣公十八年，卷 7，頁 10 右，第 8 行傳文	殯	
宣公十八年，卷 7，頁 10 右，第 10 行傳文	齊		成公二年，卷 8，頁 2 左，第 6 行傳文	鄙	
成公二年，卷 8，頁 2 左，第 10 行傳文	畝		成公二年，卷 8，頁 3 右，第 5 行傳文	再	
成公四年，卷 8，頁 4 左，第 3 行注文	喪		襄公二十五年，卷 9，頁 12 左，第 2 行傳文	備	

（二）圈發

二書圈發一致。此為余仁仲於字之四角添加符號，註記平上去入。有圈發者，多有釋音，表示此字有兩音讀，少部分未釋音，余本仍添加圈發以明平上去入。

1.左下（平聲）

出處		釋音	出處		釋音
宣公元年，卷 7，頁 1 左，第 1 行經文／第 1 行釋文[10]		朝，直遙反	宣公八年，卷 7，頁 5 右，第 1 行經文／第 2 行釋文		頃熊，音傾
成公三年，卷 8，頁		咎，音	成公十五年，卷 8，		共，音

混淆，凡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者，標明「上海商務本」。

9 案後文比較二書版本，採用註 7 四部叢刊本與註 8 古逸叢書本。因為四部叢刊本與古逸叢書本，板式行款皆同，為避免繁瑣，故僅標明四部叢刊本紀年、卷、頁、行。凡有錄卷者，頁碼均指板心頁，不再贅述。

10 斜線後表示釋音出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 右，第 4 行經文／第 4 行釋文		羔	頁 9 左，第 11 行經文／頁 10 右，第 1 行釋文		恭
成公十七年，卷 8，頁 12 左，第 3 行經文／第 3-4 行釋文		且，子餘反	成公十八年，卷 8，頁 13 右，第 3 行傳文／第 3 行釋文		齊，如字，又側皆反

2.左上（上聲）

出處		釋音	出處		釋音
成公三年，卷 8，頁 4 右，第 2 行經文／第 2 行釋文		去，起呂反	成公七年，卷 9，頁 4 右，第 9 行傳文／第 10 行釋文		踰竟，音境
定公元年，卷 11，頁 2 左，第 7 行傳文／第 9 行釋文		上，時掌反	襄公三十年，卷 9，頁 15 左，第 10 行傳文／第 11 行釋文		長，丁丈反
成公十一年，卷 8，頁 8 右，第 9 行經文		（無）			

3.右上（去聲）

出處		釋音	出處		釋音
襄公二十年，卷 9，頁 9 左，第 5 行經文／第 6 行釋文		向，舒亮反	襄公二十九年，卷 9，頁 14 右，第 10 行經文／頁 14 左，第 1 行釋文		祭，側界反
襄公三十年，卷 9，頁 16 右，第 4 行傳文／第 4 行釋文		惡，烏路反	襄公三十年，卷 9，頁 16 右，第 9 行傳文／第 11 行釋文		見，賢徧反
襄公三十年，卷 9，頁 16 右，第 11 行傳文／第 11 行釋文		喪，息浪反	昭公三年，卷 10，頁 2 右，第 2 行經文／第 2 行釋文		雨，于付反

4.右下（入聲）

出處		釋音	出處		釋音
成公元年，卷 8，頁 1 左，第 11 行傳文／頁 2 右，第 1 行釋文		說，音悅	成公十五年，卷 8，頁 10 右，第 8 行經文／第 9 行釋文		葉，始涉反
襄公六年，卷 9，頁		別，彼	襄公二十五年，卷		屈，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左，第3行傳文／第3行釋文		列反	9，頁 12 右，第 4 行經文／第 4 行釋文		勿反
襄公三十年，卷9，頁16左，第2行傳文		（無）	昭公三十一年，卷10，頁15右，第11行經文／第11行釋文		適，丁歷反

（三）句讀

二本句讀位置一致，凡「逗號」之意的句讀，置右；「頓號」之意的句讀，或為解釋前辭的句讀，置中。

（四）特別符號

與「文」字相近者，加點別之，二本皆同。如：[11]、[12]、[13]、[14]。

（五）隨文用字

隨文用字，如：「衛、衞」[15]；「、」[16]；「、」[17]，行文中均有採用，未有定則，然二本皆同。

以上，觀《四部叢刊》與《古逸叢書》看似全同，但重校本仍有修訂。先舉字體差異之例，下文復舉文字改訂之例。如：

（一）避諱缺筆

二本避諱缺筆有異。「寧」為清諱，可略而不計。[18]「徵」、「竟」為宋

11 宣公七年，卷7，頁4右，第7行釋文。

12 宣公十八年，卷7，頁10右，第2行釋文。

13 昭公十一年，卷10，頁6右，第9行經文。

14 昭公十一年，卷10，頁10左，第1行傳文。

15 分見宣公元年，卷7，頁1右，第8行經文、頁1左，第3行經文。

16 分見宣公十七年，卷7，頁9右，第11行經文、成公八年，卷8，頁6左，第5行經文。

17 分見宣公十年，卷7，頁6左，第1行經文、宣公九年，卷7，頁5左，第5行經文。

18 案《古逸叢書》刊行時，楊守敬對底本進行避諱字改訂。可參見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清・楊守敬校訂，《春秋穀梁傳集解》，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清光緒十年黎庶昌日本東京使署刊《古逸叢書》校樣本，現藏國立故宮博物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諱，理應相同，卻有歧異。

出處	四部叢刊（前印本）	古逸叢書（重校本）
宣公九年，卷 7，頁 5 左，第 8 行傳文		
宣公十一年，卷 7，頁 7 右，第 2 行注文		
宣公十二年，卷 7，頁 7 左，第 5 行傳文、注文		
成公五年，卷 8，頁 5 右，第 6 行注文	[19]	
成公十三年，卷 8，頁 8 右，第 11 行注文		
昭公十二年，卷 10，頁 6 左，第 4 行注文		 [20]
昭公三十一年，卷 10，頁 15 右，第 4 行釋文		

（二）圈發

二本圈發偶有差異，如前印本有，重校本無。

出處	四部叢刊（前印本）	古逸叢書（重校本）
宣公二年，卷 7，頁 2 右，第 6 行經文		
宣公八年，卷 7，頁 4 左，第 8 行傳文		
宣公九年，卷 7，頁 5 左，第 8 行傳文		
成公元年，卷 8，頁 1 左，第 5 行傳文		

（三）字體筆畫

二本有若干筆畫非關字義，而筆畫有異。此若是在同一塊板上修訂，二者同字無須改動，既有改動，可見二本非同板遞修，乃重新雕板。

院，編號：故觀 004653-004656。

19 案《四部叢刊》本「鎮」字缺末筆，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刊本並未缺筆。故知此乃《四部叢刊》影印不清所致。

20 案上海商務本《古逸叢書》缺末筆，華東師大本未缺末筆，參見華東師大《古逸叢書》，昭公十二年，卷 10，頁 6 左，第 4 行注文，作「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處	四部叢刊（前印本）	古逸叢書（重校本）
宣公八年，卷 7，頁 4 右，第 11 行經文	已	已
宣公，卷 7，頁 10 左，第 2 行卷末題名	七	七
昭公二十五年，卷 10，頁 13 左，第 2 行注文	彥	彦

（四）刻誤

二本有刻誤之異，或刻工不經意造成，此些差異與前項類似，二字並非異字，僅是筆畫有別，若在同一塊板上修訂，不須改動相同之字，由此可判斷前印本與重校本不是同一塊板。

出處	四部叢刊（前印本）	古逸叢書（重校本）
襄公二十四年，卷 9，頁 11 左，第 2 行注文	兼	兼
昭公二十五年，卷 10，頁 13 右，第 7 行釋文	俱	俱
成公十二年，卷 8，頁 8 左，第 4 行注文	效	效
成公十七年，卷 8，頁 11 左，第 11 行傳文	皆	皆
成公十六年，卷 8，頁 11 左，第 3 行釋文	式	式
襄公二十四年，卷 9，頁 11 左，第 6 行釋文	式	式

（五）板心書名與註記

板心書名、註記、符號，二書不盡相同，或有或無，可知二書非為同一塊板遞修。

出處	四部叢刊（前印本）	古逸叢書（重校本）	備註
宣公，卷 7，頁 6 板心			二本註記書名「春」字不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宣公，卷 7，頁 10 板心			一本無註記書名與卷次，一本有。
襄公，卷 9，頁 6 板心			一本上左無「○」，一本有。
襄公，卷 9，頁 15 板心			一本作「穀」，一本作「殺」。
昭公，卷 10，頁 10 板心			一本無註記，一本有。
昭公，卷 10，頁 13 板心			一本魚尾上無黑線，一本有。
定公，卷 11，頁 1 板心			一本無註記「♦」，一本有。
定公，卷 11，頁 7 板心			一本誤作「卷十」。
定公，卷 11，頁 10 板心			一本有註記書名與卷次，一本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哀公，卷 12，頁 7 板心			一本無註記，一本有。

綜合以上，可知余仁仲刊刻《春秋穀梁傳集解》有前印本、重校本兩種，並且重校本非在同板片上修板再印，而是重新開雕新板。

三、余仁仲重校《春秋穀梁傳集解》內容

黎庶昌認為余仁仲於《春秋公羊傳解詁》何休序下識語云「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21]而《春秋穀梁傳集解》重校本卷末附有「癸丑仲秋重校訖」七字，[22]故云「《穀梁》之成，當後《公羊》二歲矣」，[23]即以《春秋公羊傳解詁》刊成於紹熙二年（1191），《春秋穀梁傳集解》刊成於紹熙四年（1193）。黎氏此說法是有問題的，因其僅就傳於日本國的重校本而言，未顧及《春秋穀梁傳集解》尚有前印本的存在。關於余仁仲萬卷堂《春秋穀梁傳集解》前印本、重校本何時刊成，重校內容如何？應進一步說明。

察前印本、重校本卷末校者題名相同，未有更易：

國學進士余仁仲校正
國學進士劉子庚同校
國學進士陳幾同校
國學進士張甫同校
奉議郎簽書武安君節度判官廳公事陳應行參校

然考重校本的校者並非上述幾人所校，何以知之？因上述校者並非皆同一時期

21 清・黎庶昌，〈刻古逸叢書序〉，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第 1 冊（華東師大本），頁 6。
22 同上註，頁 7。
23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查余仁仲於《八閩通志》[24]、《福建通志》[25]未載，但見余氏於《春秋穀梁傳集解》序跋著錄時間，可知為紹熙年間人。劉子庚名，史冊僅見載於景定四年（1263）六月任官，[26]時間遠在紹熙二年（1191）紹熙四年（1193）後，恐非余仁仲題名校者之人。陳幾，又名陳道甫，閩縣人，宋英宗趙曙治平四年(1067)閩縣榜，通判滁州，[27]宋神宗趙頊元豐間（1078-1085）知縣事（仙遊縣），[28]時間早於余仁仲百年，不可能參與校正工作。唯有建安陳應行，其名見於淳熙二年（1175）乙未特奏名。[29]陳氏淳熙壬寅（1181）曾為司馬光《潛虛》序跋，[30]與余仁仲時間相近。陳氏既有功名，又是讀書人，故最有可能參與校書工作。

幾位書後題名校者，年代不齊，推想此些題名乃書坊博求讀者之廣告，未可盡信。但可據的年代，就是「紹熙二年辛亥」（1191）刊前印本與紹熙四年「癸丑仲秋」（1193）刊重校本二個時間點。

另外，余氏曾於《公羊傳解詁・何休序》下云：

> 《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31]

此言余仁仲準備刊印《穀梁》之前，已有官本，或流行不廣，或不盡完善，故余氏有此刊印計畫。而後該書復經重校，比對前印本與重校本的差異，可知余

24 明・黃仲昭纂修，《八閩通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33 冊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弘治刻本縮印）。

25 清・金鉷、鄭開極纂修，《福建通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35 冊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清康熙刻本縮印）。

26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 2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5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板心頁 53 左。

27 明・黃仲昭纂修，《八閩通志》，卷 35，《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33 冊，板心頁 21 右。清・金鉷、鄭開極纂修，《福建通志》，卷 34，《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35 冊，板心頁 31 右。

28 明・黃仲昭纂修，《八閩通志》，卷 46，《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33 冊，板心頁 9 右。清・金鉷、清・鄭開極纂修，《福建通志》，卷 25，《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35 冊，板心頁 16 右。

29 清・金鉷、清・鄭開極纂修，《福建通志》，卷 35，《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35 冊，板心頁 36 右。

30 陳應行嘗恨建陽書肆所刊脫略至多，幾不可讀。

31 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第 1 冊（華東師大本），頁 5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仁仲修訂了哪些內容。

編號	出處	四部叢刊（前印本）	古逸叢書（重校本）	備註
1	宣公元年，卷 7，頁 1 右，第 4 行釋文	與聞	與門	重校本訛，宋本《經典釋文》作「聞」[32]
2	宣公元年，卷 7，頁 1 左，第 6 行注文	故言帥	故言師	前印本訛
3	宣公五年，卷 7，頁 3 右，第 9 行注文	犯伯姬	杞伯姬	前印本訛
4	宣公十二年，卷 7，頁 7 左，第 1 行注文	之罪	之惡	異文，何煌校「惡作罪」[33]
5	宣公十二年，卷 7，頁 7 左，第 3 行傳文	其敗事也	其事敗也	前印本訛
6	宣公十六年，卷 7，頁 9 右，第 5 行注文	亦狄	赤狄	前印本訛
7	宣公十六年，卷 7，頁 9 右，第 8 行注文	善其器	貴其器	前印本訛
8	成公七年，卷 8，頁 6 右，第 4 行注文	賢若	賢君	前印本訛
9	襄公十一年，卷 9，頁 6 右，第 11 行注文	鄭者	鄭地	前印本訛
10	襄公二十年，卷 9，頁 9 左，第 10 行傳文	兄弟	弟兄	前印本倒
11	襄公二十年，卷 9，頁 9 左，第 11 行注文	逐之	遂之	重校本訛
12	襄公二十七年，卷 9，頁 13 左，第 6 行注文	忠于己	忠于巳	重校本訛

32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 22《春秋穀梁音義》，《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宋刻宋元遞修本影印），頁 18 左。

33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卷 7，《穀梁注疏挍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第 18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嘉慶文選樓刻本影印），頁 5 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出處	四部叢刊（前印本）	古逸叢書（重校本）	備註
13	昭公元年，卷 10，頁 1 右，第 9 行注文	太原	大原	前印本訛
14	昭公元年，卷 10，頁 1 右，第 10 行釋文	上，郎古反	鹵，力古反	前印本訛，宋本《經典釋文》作「大鹵，力古反」[34]
15	昭公八年，卷 10，頁 4 左，第 3 行釋文	封礙	卦礙	前印本訛。宋本《經典釋文》作「卦礙」[35]
16	昭公十一年，卷 10，頁 5 左，第 3 行注文	世子座	世子痤	前印本訛
17	昭公十八年，卷 10，頁 9 左，第 11 行注文	許也	許地	前印本訛
18	昭公二十年，卷 10，頁 10 左，第 8 行釋文	力呈及	力呈反	前印本訛
19	昭公三十一年，卷 10，頁 15 左，第 2 行注文	已巳	己巳	前印本訛
20	定公元年，卷 11，頁 2 右，第 9 行注文	各禾	冬禾	前印本訛
21	定公四年，卷 11，頁 5 右，第 5 行釋文	土達	士達	皆訛，宋本《經典釋文》作「七達」[36]
22	定公六年，卷 11，頁 6 右，第 4 行經文	犁	犁	昭公二十七年，經文二本均作「犁」
23	定公六年，卷 11，頁 6 右，第 5 行釋文	丁亮反	下亮反	重校本訛。宋本《經典釋文》作「丁亮」[37]
24	定公十年，卷 11，頁 7 左，第 3 行釋文	封土	封上	重校本訛。宋本《經典釋文》作「封土」[38]

34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 22《春秋穀梁音義》，頁 25 左。

35 同上註，頁 26 右。

36 同上註，頁 29 右。

37 同上註，頁 29 右。

38 同上註，頁 29 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出處	四部叢刊（前印本）	古逸叢書（重校本）	備註
25	定公十年，卷 11，頁 7 左，第 9 行釋文	七旬	一旬	重校本訛。宋本《經典釋文》作「七旬」[39]
26	定公十二年，卷 11，頁 9 左，第 3 行傳文	造乎齊	邊乎齊	前印本訛
27	哀公四年，卷 12，頁 3 右，第 11 行注文	稱其君	弒其君	前印本訛
28	哀公十三年，卷 12，頁 7 右，第 2 行注文	不如	不知	前印本訛
29	哀公十三年，卷 12，頁 7 右，第 5 行注文	旦	且	重校本訛

以上二十九例，四部叢刊（前印本）訛誤，古逸叢書（重校本）改正十九例。有七例（編號 1、11、12、23、24、25、29）前印本是，重校本訛，如「聞」與「門」；「逐」與「遂」；「己」與「巳」；「丁」與「下」；「土」與「上」；「七」與「一」；「旦」與「且」。不過，這七例皆形近而誤，應是刻工之誤，非重校者所改。有一例前印本、重校本皆訛，另有一例二本前後經文不同，此二字乃重校者未察，另有異文一例。

底下為前印本脫文，重校本增補之例。如：

編號	出處	四部叢刊（前印本）	古逸叢書（重校本）	備註
1	宣公二年，卷 7，頁 2 右，第 3 行注文	書獲皆生也	書獲皆生獲也	前印本脫「獲」
2	成公二年，卷 8，頁 3 右，第 10 行注文	蓋言處父亢禮	蓋言高傒、處父亢禮	前印本脫「高傒」
3	成公十七年，卷 8，頁 11 左，第 7 行釋文	謀復扶又反	謀復扶又反	前印本、重校本皆脫「○」
4	成公十七年，卷 8，頁 12 右，第 11 行傳文	乃十月	壬申乃十月	前印本脫「壬申」

39 同上註，頁 29 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出處	四部叢刊（前印本）	古逸叢書（重校本）	備註
5	襄公七年，卷 9，頁 4 右，第 2 行釋文	于詭	于詭反	前印本脫「反」
6	襄公十七年，卷 9，頁 8 右，第 10 行經文	伐我北鄙，圍防	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前印本脫「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7	襄公二十六年，卷 9，頁 12 左，第 7 行注文	錄日	錄日以見之，書日	前印本脫「以見之書日」
8	襄公二十九年，卷 9，頁 15 右，第 5 行注文	有言有燕者	有言口燕者	前印本衍「有」，重校本作「口」（空圍）
9	昭公二年，卷 10，頁 1 左，第 8 行注文	至河乃復	至河有疾乃復	前印本脫「有疾」，《穀梁傳》昭公二十三年二本均作「至河，公有疾，乃復」
10	昭公七年，卷 10，頁 3 左，第 1 行傳文	齊平	齊平平者成也	前印本脫「平者成也」
11	昭公二十二年，卷 10，頁 12 右，第 3 行經文	癸酉	癸酉朔	前印本脫「朔」
12	昭公二十三年，卷 10，頁 12 右，第 8 行釋文	雞	雞父	前印本脫「父」
13	定公元年，卷 11，頁 2 右，第 8 行傳文	秋大雩非正也	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前印本脫「冬大雩非正也」
14	定公四年，卷 11，頁 4 左，第 9 行傳文	乃用事乎漢	歸乃用事乎漢	前印本脫「歸」
15	定公十四年，卷 11，頁 9 左，第 7 行經文	無「吳子光卒」	吳子光卒	前印本脫「吳子光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出處	四部叢刊（前印本）	古逸叢書（重校本）	備註
16	哀公二年，卷 12，頁 3 右，第 2 行傳文	無「不受也以輒」	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	前印本脫「不受也以輒」
17	哀公二年，卷 12，頁 3 右，第 6 行注文	忽復歸于鄭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前印本脫「鄭世子」
18	哀公六年，卷 12，頁 4 左，第 11 行傳文	則曰君何也	則其曰君何也	前印本脫「其」
19	哀公十三年，卷 12，頁 7 左，第 4 行經文	許公	許元公	前印本脫「元」

前印本脫文十九例，經重校本校訂補上。由此可見，余仁仲重校重刊糾正了很多前印本訛誤之處，果不負《九經三傳沿革例》稱為善本之讚。[40]

四、以唐石經再校余本

余仁仲刊《春秋穀梁傳集解》可謂用心，精益求精，不惜重校再版。依據余仁仲識語云以家藏監本與當時江浙諸處官本作為整理的依據，未提及以唐石經參校。實則唐石經仍有可資參考處，清代鍾文烝（1818-1877）著《穀梁補注》時，曾據唐石經刪正若干《穀梁》經傳文字。[41]如：

40 「世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安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為善本。」參見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560。據張政烺先生考證，刊者應為元初岳浚，參見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張政烺文集・文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313-340。

41 清・鍾文烝著，駢宇騫等點校，《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出處	余本	唐石經	《穀梁補注》
1	桓公十八年，卷 2，頁 12 左，第 1 行傳文	公與夫人	公夫人[42]	唐石經無「與」字 鍾文烝云：「公」下各本衍「與」字，今依唐石經刪正。左氏有「與」字，段玉裁曰《左經》疑俗增之。[43]
2	莊公三年，卷 3，頁 3 右，第 6 行經文	齊侯	齊師[44]	「侯」唐石經作「師」 鍾文烝云：「師」各本誤作「侯」，今依唐石經改正。[45]
3	僖公十七年，卷 5，頁 15 右，第 4 行傳文	桓公	桓[46]	唐石經無「公」字 鍾文烝云：「桓」字下各本皆有「公」字，蓋涉《公羊》文而衍，今依唐石經刪正。[47]
4	文公八年，卷 6，頁 6 右，第 8 行傳文	而復	復[48]	唐石經無「而」字 鍾文烝云：「至」下各本衍「而」字，今依唐石經刪正。《左氏》有「而」字。文烝案《左氏經》如桓十八年之「與」字，三年之「以」字，及此「而」字，皆非文例，當由後人妄增。[49]
5	襄公三年，卷 9，頁 2 左，第 1 行經文	自晉	自會[50]	「晉」唐石經作「會」 鍾文烝云：「會」各本誤作「晉」，今依唐石經改正。[51]

42 高峽主編，《開成石經・春秋穀梁傳》，《西安碑林全集》（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卷 175，頁 116。

43 清・鍾文烝著，駢宇騫等點校，《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頁 129。

44 高峽主編，《開成石經・春秋穀梁傳》，《西安碑林全集》，卷 176，頁 130。

45 清・鍾文烝著，駢宇騫等點校，《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頁 146。

46 高峽主編，《開成石經・春秋穀梁傳》，《西安碑林全集》，卷 177，頁 282。

47 清・鍾文烝著，駢宇騫等點校，《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頁 305。

48 高峽主編，《開成石經・春秋穀梁傳》，《西安碑林全集》，卷 177，頁 356。

49 清・鍾文烝著，駢宇騫等點校，《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頁 385。

50 高峽主編，《開成石經・春秋穀梁傳》，《西安碑林全集》，卷 179，頁 504。

51 清・鍾文烝著，駢宇騫等點校，《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頁 5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	昭公五年，卷 10，頁 3 右，第 3 行傳文	其地	地[52]	唐石經無「其」字 鍾文烝云：以下各本衍「其」字，今依唐石經刪正。[53]

鍾氏所云「各本」，余本即是其所指各本的來源，故鍾文烝所刪正的源頭即為余本。鍾氏下語雖稍獨斷，但可借鑒。今依唐石經再校余本《春秋穀梁傳集解》，[54]略舉數例如下：

編號	出處	余本	唐石經	說明
1	文公二年，卷 6，頁 2 左，第 9 行傳文	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內大夫可以會諸侯[55]	十行本、閩、監、毛本同余本
2	宣公十三年，卷 7，頁 7 左，第 7 行經文	先穀	先縠[56]	十行本、閩、監、毛本同余本
3	成公十三年，卷 8，頁 9 右，第 1 行經文	公自京師	公自至京師[57]	十行本、閩、監、毛本同余本
4	襄公元年，卷 9，頁 1 右，第 10 行經文	荀罃	荀嬰[58]	十行本、閩、監、毛本同余本
5	哀公六年，卷 12，頁 5 右，第 1 行傳文、第 2 行傳文	弗受	不受[59]	十行本、閩、監、毛本同余本

以上數例，得見余本對後來注疏合刻本的影響。唐石經雖由官方主持，然從大曆十年（775）的五經壁本，至太和之初（827）易土壁為木板，開成二年（837）

52 高峽主編，《開成石經・春秋穀梁傳》，《西安碑林全集》，卷 179，頁 590。

53 清・鍾文烝著，駢宇騫等點校，《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頁 608。

54 楊守敬曾作過版本對校，可參見清・楊守敬，〈余仁仲萬卷堂穀梁傳考異〉，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華東師大本），頁 535-548。

55 高峽主編，《開成石經・春秋穀梁傳》，《西安碑林全集》，卷 177，頁 338。

56 同上註，頁 419。

57 同上註，頁 474。

58 同上註，卷 179，頁 499。

59 同上註，卷 180，頁 7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易木板為石刻，[60]過程難免產生人為手誤，造成訛誤。如劉昫（887-946）云：「體乖師法，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61]或許因為如此，導致宋人對唐石經有所疑義，故余氏未採用唐石經而以宋代官本為依據。今人既有此條件，輔以唐石經參校，可補正余本之訛誤。

五、《古逸叢書》的翻印與改訂

《古逸叢書》覆刻日人所藏余仁仲萬卷堂《春秋穀梁傳集解》之過程，據森立之（1807-1885）《經籍訪古志》[62]及楊守敬〈春秋穀梁傳記〉[63]云，書乃柴邦彥舊藏，狩谷望之與松崎慊堂（1771-1844）就阿波國學俾一書生影鈔，[64]後展轉歸向山黃村（1826-1897）。楊守敬初來日本從向山黃村求得，至黎庶昌時方開雕付梓，收入《古逸叢書》。1884 年，《古逸叢書》在日本東京使署刊成後，黎庶昌將板片運回中國，目前藏於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其中《春秋穀梁傳集解》存 56 塊板。[65]書板刊成後，《古逸叢書》重印過數次，首先於日本初次印刷，書板運回中國後曾在上海、蘇州刷印。至蘇州刷印時，因為多次印刷，板片漫漶，曾有補板。

另外，《古逸叢書》在覆刻日人藏本時，進行了清代避諱字的處理。查古逸叢書本《春秋穀梁傳集解》，避諱字計有：丘、慎、旻、桓、完、竟、玄、胤、寧、徵、貞、弦、貯、泓、殷。其中，宋避諱字：慎、桓、徵、貞、殷、完、竟。清避諱字：旻、寧、貯。

相較《四部叢刊》翻印鐵琴銅劍樓藏的前印本，「寧」、「弘」等字均未見缺筆，部分「玄」、「丘」字也未缺筆，而古逸叢書本皆有因避清諱缺筆，

60 路遠，〈唐國學《五經壁本》考——從《五經壁本》到《開成石經》〉，《文博》1997 年第 2 期，頁 39-42。

61 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9），頁 571。

62 澁江全善、森立之編，《經籍訪古志》，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 1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清光緒十一年徐承祖聚珍排印本影印），頁 89-90。

63 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 9 冊，頁 81-83。此文亦收入《古逸叢書》。

64 「崎」於《經籍訪古志》中作「碕」，疑誤。澁江全善、森立之編，《經籍訪古志》，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 1 冊，頁 90。

65 參見蔣鵬翔，《古逸叢書編刊考》（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論文，李慶教授、陳正宏教授指導，2011），頁 1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些改訂從楊守敬當時於收入《古逸叢書》之《春秋穀梁傳集解》校樣本上的批註可一目了然。楊守敬並於第一冊扉頁題「慎、讓、竟、玄、桓」，其中「桓」字缺末筆須避諱，前四字完整表示不需避諱；第二冊扉頁題「完、貞、徵」，三字皆缺末筆，表示這三字須避諱；第三冊扉頁，題「殷」，缺末筆須避諱；第四冊扉頁題「慎」，缺末筆表示須避諱，此與第一冊標準不一。實際上書中經傳注文避諱用字也未完全統一，僅就楊氏有校出者改之。另外，第一冊內「旱、丘、弘」雖未書於扉頁，書中內頁有註記需缺筆，又卷一，頁十一右第三行注文，註「淳作淳」；第二冊「」字註記需避諱缺筆，又校註云「弦字不避，今當避」；第四冊「貞」字須缺筆，又有「」字，刻工自行避諱缺筆，楊守敬校註云「竟字仍改從原本」等。就此而言，《古逸叢書》已非底本原貌。

另外，值得注意，2017 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重印《古逸叢書》，出版弁言云：「根據未修補的館藏早期印本影印」，[66]見其本，「丘」、「泓」、「貯」、「玄」、「寧」未避諱缺筆，多與楊守敬校樣本同，而商務印書館 1936 年翻印的《古逸叢書》，以上諸字均有缺筆，故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此本應是在楊守敬校樣本後與商務印書館翻印前的前印本。[67]此說明《古逸叢書》前後出版亦存在版本差異。

出處	華東師大本	上海商務本	出處	華東師大本	上海商務本
隱公十年，卷 1，頁 12 右，第 6 行經文			莊公十年，卷 3，頁 9 右，第 2 行注文		
僖公六年，卷 5，頁 7 左，第 11 行注文			僖公九年，卷 5，頁 10 右，第 1 行注文		
僖公二十二年，卷 5，頁 17 左，第 9			僖公二十七年，卷 5，頁 21 左，第 3		

66 鍾錦，〈《古逸叢書》出版弁言〉，黎庶昌編，《古逸叢書》（華東師大本），頁 2。

67 此書底本來源並未清楚交代，目前僅能判斷其應是在楊守敬校樣本後與上海商務印書館翻印前的前印本。不過，上海商務印書館翻印本有「遵義黎庶昌之印」、「星吾東瀛訪古記」楊守敬印，及「日本東京木邨嘉平刻」，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本剜去痕跡皆在，但不知何故去掉這些章，留待考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行經文			行注文		
僖公二十八年，卷5，頁 22 左，第 4 行注文			昭公十二年，卷10，頁 6 左，第 4 行注文		

六、《四部叢刊》的翻印與改訂

《四部叢刊書錄》著錄《春秋穀梁傳》云：

> 十二卷二冊，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建安余氏刊本，晉范甯集解。此亦余氏萬卷堂本，款式與《公羊》同，宋本。存卷七至十二，闕卷以黎氏翻本補之。精審下真蹟一等耳。有汪閬源印記。[68]

《四部叢刊》選擇僅存六卷的鐵琴銅劍樓藏本作為底本，再將晚清黎庶昌編入《古逸叢書》內，同是余仁仲萬卷堂刊刻《春秋穀梁傳集解》前六卷補上。張元濟（1867-1959）理當知悉二書同為余仁仲萬卷堂刊刻，但為不同版本。既然為不同版本，且楊守敬認為日本所藏乃余氏定本，那麼張元濟何不直接採用黎氏之定本，而以兩種版本合為一書的方式刊行？對於熟悉古籍版本的張元濟來說，其雖知黎庶昌覆刻自日本回來之《春秋穀梁傳集解》非常精美，號稱「精審下真蹟一等耳」，但畢竟是覆刻日人的影摹本，非宋版真蹟。就此，鐵琴銅劍樓所藏雖僅殘存六卷，卻是真正的宋代余仁仲萬卷堂刻本，珍貴不言可喻，故不因不全而捨之。

據〈四部叢刊刊成記〉云：「賴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青之期，僅費四年。」[69]此處所云新法影印，即指照相石印技術。先拍照，取得底片，使藥劑鍍於石板，印成底樣，進行描潤、去墨污等修改，最後付印。自 1919 年，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四部叢刊》；1929 年，抽調 21 部古籍底本重新編印出版；1937 年，王雲五（1888-1979）主持商務印書館進行縮印本出版，戰事關係，流行不廣。待王雲五至臺灣後，重新籌辦臺灣商務印書館，並於 1965 年出版《四部叢刊》臺一版，此即 1937 年之縮印本。1967 年出版臺二版，仍為縮本；1975 年出版臺三版，1979 年就臺一版又印刷一次。在古籍稀罕，流傳不易，無法方便獲得時，以《四部叢刊》作為替代讀物，是最便捷的方式，

68 張元濟等編修，《四部叢刊書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頁 3。
69 張元濟等編修，〈四部叢刊刊成記〉，《四部叢刊書錄》，卷末，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此《四部叢刊》在學界引用率極高。1989 年上海書店也曾重新影印，2017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聯合浙江越生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再次整理出版。

按理，《四部叢刊》利用照相石印法來翻印古籍，除了縮版、紙墨顏色與墨暈造成的筆劃粗細差異和原版不同，應該能夠反映底本原貌。不過，事實並非如此。《四部叢刊》前六卷影印自《古逸叢書》，此六卷並不完全相同。詳覈二書前六卷，檢出些微不同，如下：

出處	古逸叢書		四部叢刊	出處	古逸叢書		四部叢刊
	華東師大本	上海商務本			華東師大本	上海商務本	
隱公元年，卷 1，頁 8 左，第 11 行注文				桓公十三年，卷 2，頁 9 左，第 10 行經文			
莊公元年，卷 3，頁 2 右，第 2 行釋文				莊公十年，卷 3，頁 9 右，第 2 行注文	丘		
莊公二十四年，卷 3，頁 14 左，第 10 行經文				僖公六年，卷 5，頁 7 左，第 11 行注文	丘		
僖公二十七年，卷 5，頁 21 左，第 3 行注文	泓			僖公二十八年，卷 5，頁 22 左，第 4 行注文	寧		
文公三年，卷 6，頁 3 右，第 10 行傳文				文公三年，卷 6，頁 3 左，第 8 行傳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書乍看無有分別，細查仍有線條差異，如《古逸叢書》「夏大水」，「大」與「水」之間不相連，《四部叢刊》字與字線條相近而連。又如「桷」字，描潤筆畫顫抖，不似原字。或翻印後產生斷筆，如「僅」、「回」、「丘」。或墨跡暈染產生的差異，如「泓」、「寧」，上墨過重，產生墨暈。或翻印時符號缺漏，如「雨」右上角的去聲圈發，翻印後不見。又如「也」字下的句讀符號於翻印後不見。整體來說《四部叢刊》翻印的筆劃線條略粗，墨感較重，無法呈現《古逸叢書》原來筆畫的銳利感，除此之外，二書板式行款、文字相同。再比對《四部叢刊》與兩種版本《古逸叢書》，可知《四部叢刊》翻印時採用的是商務印書館本《古逸叢書》，並非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翻印的前印本。

以相同的方式比對《四部叢刊》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僅存後六卷），仍可見《四部叢刊》有所更動。如：

四部叢刊	[70]	[71]	[72]	[73]
備註	《四部叢刊》作「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刊本作「殺」，此處乃《四部叢刊》改正。	《四部叢刊》板心上無刻工註記，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刊本有，此處為《四部叢刊》所刪。	《四部叢刊》作「卷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刊本作「卷十一」，此處為《四部叢刊》改正。	《四部叢刊》作「卷十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刊本無。此處為《四部叢刊》補上。

70 襄公，卷 9，頁 15 板心。以下皆出自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經部，下僅列卷、頁、板心。

71 昭公，卷 10，頁 10 板心。

72 定公，卷 11，頁 7 板心。

73 定公，卷 11，頁 10 板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出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刊本	四部叢刊本（前印本）	古逸叢書(上海商務本)（重校本）	備註
1	宣公五年，卷 7，頁 3 左，第 9 行注文	杞		杞	《四部叢刊》翻印失真
2	宣公十六年，卷 7，頁 9 右，第 5 行注文	赤		赤	《四部叢刊》翻印失真
3	昭公元年，卷 10，頁 1 右，第 9 行注文	大		大	《四部叢刊》改字
4	昭公十一年，卷 10，頁 5 左，第 3 行注文	痤		痤	《四部叢刊》翻印失真
5	昭公二十年，卷 10，頁 10 左，第 8 行釋文	反		反	《四部叢刊》翻印失真
6	昭公三十一年，卷 10，頁 15 左，第 2 行注文	己		己	《四部叢刊》翻印失真
7	定公元年，卷 11，頁 2 右，第 9 行注文	冬		冬	《四部叢刊》翻印失真
8	定公六年，卷 11，頁 6 右，第 5 行釋文	下		下	《四部叢刊》改正，宋本《經典釋文》作「丁」[74]
9	襄公七年，卷 9，頁 4 右，第 2 行釋文	于詭反		于詭反	《四部叢刊》本脫「反」

74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 22《春秋穀梁音義》，頁 2 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更改之例雖不多，已足以證明商務印書館影印時有額外進行文字改訂與處理。除此之外，還須注意的是，《四部叢刊》多次刷印的過程，亦存在差異。如：

出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四部叢刊前印本[75]	四部叢刊重印本[76]	出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四部叢刊前印本	四部叢刊重印本
哀公元年，卷12，頁1左，第9行傳文	寧			哀公元年，卷12，頁1右，第9行注文	寧		
哀公元年，卷12，頁1左，第10行注文	牲			哀公元年，卷12，頁1右，第10行注文	擅		

因此，引用《四部叢刊》應特別注意著錄出版時間，因為前印本、重印本有別。

七、余仁仲刊《春秋穀梁傳集解》本的影響

現存宋刻《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二十卷，[77]每半頁十行，學界稱十

75 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經部，上海商務本。

76 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經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縮印本）。

77 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宋刻元修本影印），卷1，頁7右-7左；卷12，頁2右-4左；卷12，頁13右-14左；卷14，頁12右-12左；卷19，頁7右-12左，為抄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行本。[78]十行本與余本關係，前人已言，如張麗娟比較《禮記》、《公羊》、《左傳》經注異文及《經典釋文》，認為余本是十行本部分的文本來源。又云：「在十行注疏本文本形成過程中，余仁仲本（或是余仁仲同一系統的版本）曾經發揮重要的作用，它或許即是十行本注疏本經注、釋文部分的文本來源。」[79]喬秀岩言：「余仁仲本、纂圖互注本、十行本以及閩、監、毛為一類，余仁仲本不妨假設為此類文本之淵源。」[80]進一步相較二本板式、[81]字體，[82]可知十行本據用余本。

另外，余本分附《經典釋文》於經傳下之位置、減省釋文，十行本從之。如：

1. 閔公元年，《釋文》「出使所吏反」，[83]余本、十行本同附於「其曰來歸，喜之也」下，省「出」字。作「o使，所吏反」。[84]

2. 閔公元年，《釋文》「以累劣偽反」，[85]余本、十行本同附於「其言齊，以累桓也」下，省「以」字，作「o累，劣偽反」。[86]

若余本於《釋文》內容未省改者，十行本亦從之。如：

1. 閔公元年《釋文》「洛姑一本作路姑」，[87]余本、十行本同作「o洛姑，一本作路姑」。[88]

78 張麗娟推斷宋刻十行本似當在南宋中期光宗、寧宗間。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361。

79 同上註，頁 159。

80 喬秀岩，〈《禮記》版本雜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5 期，頁 109。

81 細黑口、左右雙邊、年首頂格、經文圈發。

82 經、傳字體同；范甯《春秋穀梁傳集解》、《經典釋文》字體同，雙行夾註；《經典釋文》置《春秋穀梁傳集解》下，以「o」隔之。

83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 22《春秋穀梁音義》，頁 11 左。

84 余本參見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經部，卷 4，頁 1 右。十行本參見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卷 6，《中華再造善本》，頁 19 左。

85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 22《春秋穀梁音義》，頁 11 左。

86 余本參見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經部，卷 4，頁 1 左。十行本參見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卷 6，《中華再造善本》，頁 19 左。

87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 22《春秋穀梁音義》，頁 11 左。

88 余本參見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張元濟等編，《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閔公二年《釋文》「吉禘徒帝反」「大祖音泰，下大廟同」「昭穆上饒反」「未闕穴反」，[89]余本、十行本同作「ㄖ禘，徒帝反。大祖，音泰，下大廟同。昭，上饒反。闕，苦穴反」。[90]余本合併諸條《釋文》，齊置「吉禘于莊公」下，減省「吉」、「穆」、「未」，改「」為「苦」，十行本皆從之。

再如《釋文》本有釋音，余本未錄，十行本同闕。如：

1. 閔公元年，《釋文》「繼弒音試」，[91]余本、十行本同闕。

2. 閔公二年，《釋文》「君弒申志反，下同」，[92]余本、十行本同闕。

從上述例子可知十行本以余本作為經注、釋文的底本來源。

十行本經注、釋文，依據余本，然而余仁仲刊《春秋穀梁傳集解》有二種傳世，其依據是前印本或者重校本？對校十行本與二種余本，如下：

（一）異體

凡異體者，或正俗字。余本前印本與重校本用字基本相同，極少不同。以昭公二十年秋釋文為例，十行本與前印本作「踶，女輒反」，[93]重校本改作「跮，女輒反」。[94]此可作為十行本依前印本的證據之一。

（二）異文

凡異文者，非異體，乃用字不同。藉此可察十行本與二種余本關係。

部叢刊》經部，卷 4，頁 1 右。十行本參見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卷 6，《中華再造善本》，頁 19 右。

89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 22《春秋穀梁音義》，頁 11 左。

90 余本參見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經部，卷 4，頁 1 左。十行本參見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卷 6，《中華再造善本》，頁 20 右。

91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 22《春秋穀梁音義》，頁 11 左。

92 同上註。

93 十行本參見參見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卷 18，《中華再造善本》，頁 5 右。余本參見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經部，卷 10，頁 11 右。

94 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上海商務本），卷 10，頁 11 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出處	前印本	重校本	十行本	備註
1	宣公元年，卷7，頁1右，第4行釋文	與聞	與門	與聞	十行本同前印本
2	宣公元年，卷7，頁1左，第6行注文	故言帥	故言師	故言帥	十行本同前印本皆訛
3	宣公十二年，卷7，頁7左，第1行注文	之罪	之惡	之惡	十行本同重校本
4	宣公十二年，卷7，頁7左，第3行傳文	其敗事也	其事敗也	其事敗也	前印本倒，十行本同重校本
5	宣公十六年，卷7，頁9右，第8行注文	善其器	貴其器	貴其器	前印本訛，十行本同重校本
6	成公七年，卷8，頁6右，第4行注文	賢若	賢君	賢君	前印本訛，十行本同重校本
7	襄公十一年，卷9，頁6右，第11行注文	鄭者	鄭地	鄭地	前印本訛，十行本同重校本
8	襄公二十年，卷9，頁9左，第10行傳文	兄弟	弟兄	弟兄	前印本倒，十行本同重校本
9	襄公二十年，卷9，頁9左，第11行注文	逐之	遂之	逐之	重校本訛，十行本同前印本
10	襄公二十七年，卷9，頁13左，第6行注文	忠于己	忠于巳	忠于巳	重校本、十行本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出處	前印本	重校本	十行本	備註
11	昭公元年，卷 10，頁 1 右，第 10 行釋文	上，郎古反	鹵，力古反	鹵，力古反	前印本訛，十行本同重校本
12	昭公八年，卷 10，頁 4 左，第 3 行釋文	封礙	卦礙	封礙	前印本、十行本皆訛
13	昭公十八年，卷 10，頁 9 左，第 11 行注文	許也	許地	許地	前印本訛，十行本同重校本
14	昭公三十一年，卷 10，頁 15 左，第 2 行注文	已巳	己巳	已巳	前印本、十行本皆訛
15	定公元年，卷 11，頁 2 右，第 7 行傳文	況	況	況	前印本而訛，十行本同重校本
16	定公四年，卷 11，頁 5 右，第 5 行釋文	土達	士達	士達	三者皆訛，十行本同重校本
17	定公十年，卷 11，頁 7 左，第 9 行釋文	七旬	一旬	一旬	重校本、十行本訛
18	定公十二年，卷 11，頁 9 右，第 3 行傳文	造乎齊	邊乎齊	邊乎齊	前印本訛，十行本同重校本
19	哀公四年，卷 12，頁 3 左，第 11 行注文	稱其君	弒其君	弒其君	前印本訛，十行本同重校本
20	哀公十三年，卷 12，頁 7	不如	不知	不知	前印本訛，十行本同重校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出處	前印本	重校本	十行本	備註
	左，第 2 行注文				
21	哀公十三年，卷 12，頁 7 左，第 5 行注文	旦	且	旦	重校本訛，十行本同前印本

十行本有從前印本，亦有從重校本者，如：

1. 宣公元年集解，前印本作「故言帥」，十行本亦作「故言帥」，重校本作「故言師」。前印本、十行本皆訛。「帥」、「師」雖形近，文意不同，若十行本非據前印本刊之，實不易同錯。

2. 昭公八年秋釋文，前印本作「封礙」，十行本亦作「封礙」，重校本作「卦礙」。前印本、十行本皆訛。「封」、「卦」雖形近，文意不同，若十行本非據前印本刊之，實不易同錯。

3. 昭公三十一年集解，前印本作「已巳」，十行本作「已巳」，重校本作「己巳」。前印本、十行本皆訛。以上為前印本與十行本皆訛，重校本改正之例。同訛之因，乃前印本刊刻在前，十行本據此刊行，未加細察，將錯就錯。也有十行本依據重校本改，但刻者不知重校本錯，故將錯就錯。如定公十年釋文，前印本作「七旬」，此是對的，重校本作「一旬」，此應仍是刻工之誤，十行本不察，亦作「一旬」。

可見十行本先依據前印本刊刻，並參酌他本改訂，[95]而後萬卷堂重校本出，再依改之，故十行本與前印本有同訛誤之處，也有與重校本同訛誤之處。

（三）脫文

凡脫文者，重校本補之。如：

95 十行本與余本異文，共 25 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出處	前印本	重校本	十行本	備註
1	宣公二年，卷7，頁2右，第3行注文	書獲皆生也	書獲皆生獲也	書獲皆生獲也	前印本脫「獲」，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2	成公二年，卷8，頁3右，第10行注文	蓋言處父亢禮	蓋言高傒、處父亢禮	蓋言高傒、處父亢禮	前印本脫「高傒」，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3	成公十七年，卷8，頁12右，第11行傳文	乃十月	壬申乃十月	壬申乃十月	前印本脫「壬申」，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4	襄公七年，卷9，頁4右，第2行釋文	于詭	于詭反	于詭反	前印本脫「反」，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5	襄公十七年，卷9，頁8右，第9行經文	伐我北鄙，圍防	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前印本脫「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6	襄公二十六年，卷9，頁12左，第7行注文	錄日	錄日以見之，書日	錄日以見之，書日	前印本脫「以見之，書日」，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7	昭公二年，卷10，頁1左，第8行注文	至河乃復	至河有疾乃復	至河有疾乃復	前印本脫「有疾」，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出處	前印本	重校本	十行本	備註
8	昭公七年，卷10，頁3左，第1行傳文	齊平	齊平平者成也	齊平平者成也	前印本脫「平者成也」，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9	昭公二十二年，卷10，頁12右，第3行經文	癸酉	癸酉朔	癸酉朔	前印本脫「朔」，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10	昭公二十三年，卷10，頁12右，第8行釋文	雞	雞父	雞	前印本、十行本脫「父」，十行本與前印本同
11	定公元年，卷11，頁2右，第8行傳文	秋大雩非正也	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前印本脫「冬大雩非正也」，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12	定公四年，卷11，頁4左，第9行傳文	乃用事乎漢	歸乃用事乎漢	歸乃用事乎漢	前印本脫「歸」，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13	定公十四年，卷11，頁9左，第7行經文	無「吳子光卒」	吳子光卒	吳子光卒	前印本脫「吳子光卒」，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14	哀公二年，卷12，頁3右，第3行傳文	無「不受也以輒」	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	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	前印本脫「不受也以輒」，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15	哀公二年，卷12，	忽復歸于鄭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前印本脫「鄭世子」，十行本與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出處	前印本	重校本	十行本	備註
	頁 3 右，第 6 行注文				校本同
16	哀公六年，卷 12，頁 4 左，第 11 行傳文	則曰君何也	則其曰君何也	則其曰君何也	前印本脫「其」，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17	哀公十三年，卷 12，頁 7 左，第 4 行經文	許公	許元公	許元公	前印本脫「元」，十行本與重校本同

前印本脫文十七例，重校本已補上，十行本同重校本者十六例，僅有一例未及改。即昭公二十三年釋文，前印本作「左氏作雞」，重校本作「左氏作雞父」，十行本作「左氏作雞」。查《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此或前印本依宋本《釋文》作「左氏作雞」，[96]然此為地名應作「雞父」，後重校本已訂正，然十行本據前印本未及改，故仍與前印本同。由是可解釋，十行本與前印本有同樣訛誤之字，但非常的少，大部分都與重校本修訂後的字一起改正，故相同者多。

就此，言余本《春秋穀梁傳集解》為十行本所據重要文本來源，此說不差，但更精確的說，當是十行本先據余氏前印本刊刻，後依重校本再次修訂。

八、結論

《四部叢刊》翻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春秋穀梁傳集解》僅存後六卷，併黎庶昌從日本覆刻同是余仁仲萬卷堂刊《春秋穀梁傳集解》，編入《古逸叢書》之前六卷，其言以照相石印法影印古籍，經比對該書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與古逸叢書本均有不同，乃商務印書館翻印時改動。

《古逸叢書》稱覆刻日本狩谷望之影摹柴邦彥舊藏宋刻《春秋穀梁傳集解》，然於避諱字另有改動。是以，今所見《四部叢刊》、《古逸叢書》所錄余仁仲《春秋穀梁傳集解》與原書皆有異，不可以原本視之。嚴格意義上來說，黎庶

96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 22《春秋穀梁音義》，頁 27 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昌及楊守敬所刊行的《古逸叢書》即為古逸叢書本，張元濟主持刊行《四部叢刊》即為四部叢刊本。

再進一步，《古逸叢書》、《四部叢刊》各自翻印多次，經比對，有選前印本翻印，亦有選擇重印本翻印，或縮版、或剜去板心合併上下頁、或描潤，都能發現差異，因此辨明版本先後關係對研究者來說具有重要意義。

余本刊印《春秋穀梁傳集解》時參校宋代監本、江浙諸處官本，未校唐石經。凡受余本影響的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乃至清代阮元刊刻十三經注疏，均有幾處經傳與余本同訛，可藉由唐石經得到校正。

現存宋刻《春秋穀梁傳注疏》，學界稱十行本，其乃建陽書坊據余本《春秋穀梁傳集解》前印本並《穀梁》單疏本合而刊之，後見萬卷堂重校本出版，又據以修訂。十行本據重校本基本修訂了異文與脫文的訛誤，惟有極少部分與前印本同樣的訛誤未改到，是以得證明十行本先據萬卷堂前印本刊刻。今人讀《春秋穀梁傳注疏》，有必要參讀余仁仲經注本，方可了解經傳注疏合刊時對原書體例與文字的改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殘本，宋刻本，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號：贈善 003087-003088。

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清・楊守敬校訂，《春秋穀梁傳集解》，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清光緒十年黎庶昌日本東京使署刊《古逸叢書》校樣本，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號：故觀 004653-004656。

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集解》，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經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據上海涵芬樓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建安余氏刊本後六卷與《古逸叢書》本前六卷影印。

———，《春秋穀梁傳集解》，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經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縮印本。

———，《春秋穀梁傳集解》，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影鈔宋紹熙重校本影印。

———，《春秋穀梁傳集解》，清・黎庶昌編，《古逸叢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據遵義黎氏校刊本影印。

戰國・穀梁赤著，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宋刻元修本影印。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宋刻宋元遞修本影印。

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9。

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5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黃仲昭纂修，《八閩通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33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弘治刻本縮印。

清・金鉷、清・鄭開極纂修，《福建通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35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清康熙刻本縮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第 18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嘉慶文選樓刻本影印。

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春秋穀梁傳記》，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 9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清光緒二十三年宜都楊守敬鄰蘇園刻本影印。

清・鍾文烝著，駢宇騫等點校，《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二、近人論著

高峽主編，《開成石經・春秋穀梁傳》，《西安碑林全集》，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

張元濟等編修，《四部叢刊書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張政烺，《張政烺文集・文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12。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喬秀岩，〈《禮記》版本雜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5 期，頁 103-110。

路遠，〈唐國學《五經壁本》考——從《五經壁本》到《開成石經》〉，《文博》1997 年第 2 期，頁 39-42。

蔣鵬翔，《古逸叢書編刊考》，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論文，李慶教授、陳正宏教授指導，2011。

澁江全善、森立之編，《經籍訪古志・春秋穀梁傳》，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 1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清光緒十一年徐承祖聚珍排印本影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ssues on Yu Renzhong's Version of *Chunqiu Guliang Jijie*

Chien, I-kuang *

Abstract

Yu Renzhong (?-?) from the Song Dynasty created a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Chunqiu Guliang Jijie*. This edition is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Chunqiu Guliang Jijie*. The book was collected in the Tieqin Tongjian Library and is curently exhibited in Taiwan'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Li Shuchang (1837–1897) reproduced an edition of *Chunqiu Guliang Jijie*. Another version of *Chunqiu Guliang Jijie* was published in *Sibucongkan*. The version in *Sibucongkan* was based on a photocopy of the version of *Chunqiu Guliang Jijie* in the Tieqin Tongjian Library and the photocopies of the first six volumes of *Guyicongshu*. The photocopying process through which *Sibucongkan* was compiled resulted in various corrections and distortions in the copied version.

After their original publications, *Guyicongshu* and *Sibucongkan* were reprinted numerous times. The manuscripts' original appearances were modified in reprints. Thus,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s and reprints of *Guyicongshu* and *Sibucongkan* should be regarded as different versions.

Yu's early version served as the source materials for the *Chunqiu Guliang Annotation*; annotations were later added. This version profoundly influenced subsequent versions.

Keywords: Yu Renzhong, *Chunqiu Guliang Jijie*, *Sibucongkan*, *Guyicongshu*

*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nfucian Class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chienik@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